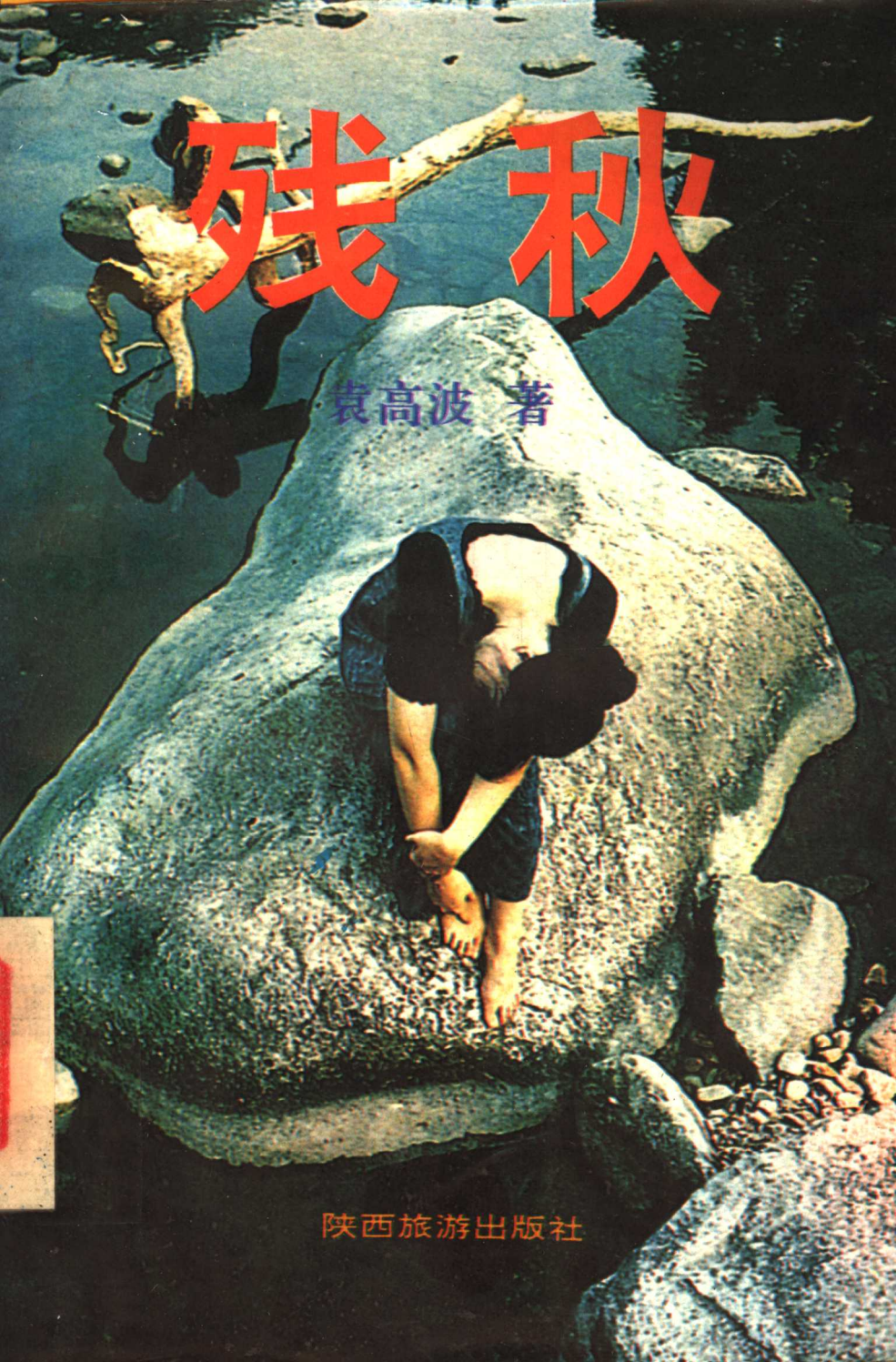


残秋

A photograph of a person crouching on a large, light-colored rock in a river. The person is wearing a dark, short-sleeved shirt and dark shorts, and is barefoot. They are looking down at their hands, which are resting on their knees. The water is dark and reflects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 fallen log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of the image.

袁高波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残 秋

袁高波 著

I247.5
1016

I247.5
1016

SBQ 98/06

③Y
W
D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臧 云 李晓娟

封面设计：阿 宇

残 秋

袁高波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80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213-7/I·342

定价：14.80 元

内容简介

公元1949年初，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毛人凤密令：“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毁。”于是，一个诡谲奸诈的圈套，一项罪恶滔天的计划，一场攸关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生死存亡的血火厮杀悲壮惨烈地开始了……

大姐影坛皇后“赛貂蝉”贺冰清如花似玉、天香国色，为创建西北电影制片厂，她依从二妹歌坛皇后白玉莲“以色艺才情结交权势，发展艺术”之心计，周旋于达官贵人和权势之间，在含羞忍辱屡受军阀、淫棍、色魔们姿意行乐，百般蹂躏后，又横遭兵痞、土匪头子的掳掠强奸，变态暴奸……饱受一群群野兽无情地折磨和摧残。她在颤声中夹着悲怆的泪声，在淫声中听着“噪噪”的狼嚎，心里却在无言地滴血。她想控诉。她所要的只是艺术而艺术为什么要卖身找靠山才能得到？她想呐喊。她所要的爱情为什么在苦涩痛楚的极限中才能找到？当她看到一张最熟悉的面孔蓦然拔出手枪对向她时，震愕之余，一向纤细柔弱的地发出了捂住耳朵也能听到的怒吼，发出了内心强烈的狂啸搏命，让你一刻也不能喘息！

想不到那令人谈虎色变、惊悚恐惧、狡诈神秘、指令毁城荼毒生灵的凶魔竟是……

这是一部癫狂的古都野史，
这是一尊秋风落叶下的泪美人；
人性与兽性在这里无情厮杀，
正义与邪恶在这里残酷较量；
女性铁骨，方显巾帼人杰，
雄性火并，展示阳刚风采；
血染的春梦，血染的黎明，
血染的古城，血染的春秋。

——题诗

引 子

丙戌年。

夏日。

南京。

军统局。

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只有各大战区司令参加的最高军事机密会议，确定了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全面进攻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详尽的兵力部署，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围绕着由军统局保管的绝无仅有的一份最完整的最高军事会议记录，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谍报战。在这场谍报战中，军统局机要处处长白忠孝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因为打开存放这份重要记录保险柜的钥匙就装在他的衣兜里。开始的时节，白处长近乎被软禁，行走有人跟随，外出有人跟踪，整整有十几个保安和特工人员日日夜夜老守护着他，他有家难回，有娇妻难会，有爱女难见。在铁桶一般的保护下，在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内，最高军事会议的机密只字未泄，会议记录就跟用钢水浇铸了一般保险。也真是马有失蹄时，人有疏忽日，经不住白忠孝的一再叨叨，也念其这些日子过分辛苦，再思量机密情报确实不致泄密，戴笠局长便准了白忠孝这天晚上3个小时的假，让他回家一趟，但限他当晚12点前必须返回，否则军法论处。为了遮人耳目，免出意外，戴笠局长突然宣布撤销对白处长的一切监护，让他只身一人，身着便服，自开小车，扮作

一个小车司机的模样，回去与家人团聚。但是，他根本未曾想到，就在这一天里，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和军统局内的共产党的最优秀的几名特工人员正向他下手，他们果断的实施截获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记录的“小天鹅”计划。其主要特工人员，便是共产党特工人员中最出类拔萃的天鹅 A 和天鹅 B，这是一男一女两名年轻的特工高手，这一切，白忠孝不可得知，就连戴笠局长也未有耳闻。

戴局长也是太大惊小怪了。最高军事会议记录简直是放在铜桶里面的铁桶里，保险得比保险还要保险，戴局长干嘛要派那么多人监护我？干嘛这长时间不让我回家？干嘛只给我三个小时假？这一回去，妻子埋怨不说，女儿玉莲也会给我噘半天嘴呢！闹不好，妻子晚上还得让我在卧室外边凉半天，可我只三个小时，三个小时……真是的！……一路上，白处长心里老这样嘀咕着。其实，白处长也不是没有他的苦衷，他妻子刘翠玉年轻时貌美如花，他本人当年也英俊潇洒，且他又是个有名的情种，是风流小子，那貌美如花的妻子的枕头，他是三天两头也离不了的，似这次整整半个多月不同妻子见面的现象，也实实少有，他也实实熬不过呢！

……

小车驶过一条条大街，穿过一条条马路，通过一条条小巷，一直平安无事。眼看，顺着这个梁家胡同走不多远，自己的家就要到了。却怎么的，迎面突然跑来几个小流氓样子的家伙，他们有的打着呼哨，有的光着膀子，有的提着裤子，还有的拿着刀子，刀子上似有血迹……白忠孝根本不把这几个小流氓放在眼里，但他却顺手掏出一把微型手枪，准备他们一旦寻衅闹事，就把他们送上西天。小流氓们似有预感，他们擦车而过，但未敢挨车一

指头，只是慌慌张张夺路而走。“算你们知趣！”白忠孝心里暗暗说了一声，又把微型手枪装进衣兜。

不料，又突有奇景出现：车灯亮外，正前方路中间有位披头散发的年轻姑娘，她似躺似起，衣衫破碎，身已受伤，面带血迹……很明显，她大约遭到了方才那些小流氓们的轮暴，至少遭到了他们的调戏，也实实的可怜呢！虽为高级特工，可白忠孝也是人呵，是颇有人情味的人，是独生女玉莲的父亲……倘是以后，女儿玉莲碰到了眼下这种境况，我又该如何呢？别人又该如何呢？……想到这里，他可不减缓了车速，并做好了停车的准备。但就在这时，那年轻姑娘突然起身，一头直往路旁的砖墙碰去。眼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白忠孝紧急刹车，飞身跃出车门，以高级特工人员独有的手段和神速，一把拉住了那位欲寻短见的姑娘：“姑娘，这何必呢？”他边拉边劝。

“您放开我，别管我，让我去死，去死吧！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姑娘哭着说。

“算了，想开点吧，姑娘。往后的路，长着呢！”白忠孝又劝。

“可是，我怕，怕他们再来。刚才，多亏您车开过来，一见车灯，他们以为来了巡警，全跑开了。否则的话，我定被他们糟蹋了。”姑娘说。

“噢——！”白忠孝长出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姑娘未遭蹂躏。他以一种父爱的目光注视着姑娘，关切地说：“没事就好，你快回家吧，要不又会有事的。”

“回家，我家离这还好几里路，我怎敢回去呢？叔叔，如方便的话，我跟你去你家，也躲躲这几个小流氓。要不，他们今晚是不会放过我的。再说，我还有伤。”姑娘说着掀起衫子，右边肋上露出两道明显的刀伤，所幸伤并不很重，仅仅是划破了点皮肉而

已。这大约是小流氓们强迫她时留下的伤痕。

白忠孝犹豫了一下，问：“你家住哪里？”

姑娘用手往左边远处指了指说：“也不很远，出了这个巷子，沿着二马路走三几里就到，家离二马路不远。”

“要不，我送你回家？”白忠孝尽管有些迟疑，但还是打了这样一个主意。因为他算了算时间，还来得及，开车送她回家，也要不了多一会儿。

“那当然好。这，我该怎么感谢您呢？”姑娘满面感激之色。

“先回家吧，这不是客气的时候，也不是地方。”白忠孝顺手打开了车门。

姑娘飞快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又顺手捋了捋头发，这才小心翼翼上车，就跟新媳妇上轿似的。也难怪，放着民国末年那一阵子，小轿车一般人见都难见，谁个有福坐一坐呢？这福份，叫这位遇难的姑娘摊上了。

不管姑娘神情举措怎么拘谨感激，白忠孝乃受过特殊训练的党国高级特工人员，他不能说没有心猿意马，但却又心中有事，即用脚猛踩了一下油门，便转向疾驰而去。只三几里的路，那消几分之钟，眨眼便已赶到。

未至姑娘家门，路口早已有一皓首老者在喊：“茜茜，茜茜……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唉，我的孙女，乖孙女，你要有个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向你爸你妈交待呢？那我只有一死就是了！……”老者完全哭音。

白忠孝不想再拐小路，他将车停在二马路边，将车门打开，意欲让姑娘下车。这时，老者的喊声直灌车内。

“爷爷，爷爷！我在这儿呢！”姑娘将头探出去对老者喊话，但身子并未下车。

老者循声而来，眼里满噙泪花：“茜茜，茜茜，你叫爷爷好找呵！”他扑上前来，紧紧拉住姑娘的手。搭眼之际，他见孙女衣服不整，面有血迹，立现愠怒之色，怒目直视白忠孝，大声质问：“你这个畜牲，你这个禽兽，莫非你把我孙女……”

白忠孝有口难辩，面露尴尬之色。

姑娘急忙为之辩护：“爷爷，看你，真是年老昏花，错把谁当谁了！他是女儿的救命恩人，若不因为这位先生，孙女我真会被小流氓们欺侮了呢！”

老者如梦初醒，立即欲向白忠孝叩头行大礼。白忠孝只好拦住，又急欲辞别。

“哪里话，您救了我孙女儿，又送她上家门口来了，说啥也得进屋喝杯茶呀！”老者大约处于礼貌，说什么也不让白忠孝离开。

姑娘也说：“是嘛，只认个家门，去喝杯茶总可以嘛！”

白忠孝固辞，推说有急事，总是不肯下车。

姑娘一见，便说：“不行，你不去我家，我就不下车。”其实，她一直就没下车。

老者的风凉话也撇过来了：“茜茜，别请人家先生了，人家是有钱人，有小车，瞧不起咱穷户人家，请人家干啥呢？下车吧，不劳这神了！”

这下可好，白忠孝无可奈何，只好又叫老者上车。他将这一老一少，一直送到了他们家门口。

三人下车进屋，姑娘进了里屋，白忠孝和老者正襟而坐。白忠孝问：“敢问老人家，您这位孙女，怎么深夜出家门呢？”

“唉，真是一言难尽呵！”老者一边泡茶一边愁眉苦脸地说：“这闺女，她爸她妈都是咱南京兵工厂的高级技术人员。兵工厂有规定，平时不准回家，在厂不能带子女亲属，这我可就遭罪了

呵！他们把茜茜交给我，她前两年小还好管，这阵姑娘大了，有心事了，交男朋友了，我能管也不好管呵！她说她只去男朋友那一会儿，没想到半道上会出了邪事儿……”

正在这时，里屋的姑娘突然拉着哭腔喊了起来：“哎哟，疼，疼死我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嘛！”老者莫名其妙。

白忠孝代为解释：“她身上有伤，是小流氓用刀刺伤的。一路上她急于回家，挺得还好，这阵儿回家了，思想松懈了，见着你老人家了，要撒娇了，肯定会疼嘛！再说，姑娘家嘛，都实实怕疼呢！”

“啊，她有伤！这闺女，从小长到现在，身上连个疤也没碰过，哪还敢有刀伤呢？我的天哟！”老者惊叫着跑进里屋，撩起姑娘衫子一看，顿时大惊失色：“不行，我得去找医生！这位先生，有劳您了，替我招呼招呼她，我请医生去。”他不容白忠孝说，出来把他往里一推，自己急步出屋，直奔医院而去。白忠孝丝毫未留意的是，老者推他之际，手曾伸向他的衣兜。

老者走后，白忠孝暗暗叫苦，守也不是，走又不能，到底该怎么办呢？抬头之际，眼前奇现勾魂之景：洗梳一新的姑娘正仰卧在床上，她薄纱短裙，玉体横陈，乳峰突起，光彩逼人。虽有浅浅刀伤，那撩衣擦伤之势，更能勾雄性之魂。放着这个时候，白忠孝才隐约觉得，眼前这个姑娘，不似一般闺女。

“来呀，怎么不帮帮忙呢？”姑娘身子躺着不动，手里却飞过一块雪白的纱布，督促让白忠孝为自己擦伤口处的血迹。

“你不是很疼吗？”白忠孝逮过纱布，却站在那里不动。

“我根本就不疼，皮肉之伤，不足为奇，只为了能单独同你说说话儿，想好好谢谢你呢！女人嘛，还有别的啥本事，只能用女人

的手段感谢男人。你就别装蒜了，快来呀！”姑娘说着已掀起薄纱，露出玉峰。

白忠孝心里一热，身子一阵酥软。

“快来呀，再晚就没时间了，我爷爷一回来……”姑娘再褪短裙，仅剩窄窄的粉红色三角短裤。“也只有这样，算我报答一下你的救命之恩，快呀！”

白忠孝别无选择，他褪下半拉裤子，恶虎扑食般地扑向姑娘……

“瞧你，看样子还文皱皱的，干这事咋这般粗野？脱吧，也不脱了衣服。”姑娘嬉笑着说。

“我怕，怕你爷爷赶了回来。”白忠孝囁囁地说。

“早呢，早着呢！医院那么远，你开车也得跑好一阵子，他老胳膊老腿的，叫来医生早着呢！”姑娘说着起身，帮白忠孝脱着衣服。当她手刚触向白忠孝衣兜时，白忠孝“突地一惊，飞速从兜里掏出手枪，将枪口对准姑娘，厉声喝道：“别装蒜了，我早看出来了，你们是共产党，想来给我施美人计，我白忠孝岂能上你们当？算你们看走眼了！”

姑娘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她拉着白忠孝的右手，慢慢将枪口移向两个乳峰中间，将酥软白皙的胸脯紧贴着冰凉凉的枪口说：“开枪吧，打呀，打死我这个共产党呀！”她一脸冷笑之色。

白忠孝满面狐疑，怎么也猜不透眼前这位姑娘：是敌？是友？是共匪？是情人？……但不管怎么说，他此刻已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绝不是一般的女性。他似图敲山镇虎，诈诈这个姑娘，不想被他一眼看穿，占了主动，他不能不显得尴尬。“你即使不是共匪，却也不是一般的女人。”白忠孝凶相已大为收敛，他极不自然地收起了枪。

“亏你还是个老特工呢，戴局长这般的精心安排，你却一丝儿也看不出来：他为啥突然撤销对你的一切监护？为啥只准你一个人回家？为啥只给了你三个小时假？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为什么？……”姑娘身子一动不动，只这样冷冷地问。

“是啊，这都是为啥？”白忠孝似喃喃自语，又似在问姑娘。片刻思索之后，他又问：“那么，你是？”

“同行呗！没你滑没你油没你资格老就是了。我刚从军统特务特训班出来不久，伺候过几位老军统，也伺候过好几位共产党了，但换来了极为重要的共产党情报。今天晚上，戴局长给我的特殊任务就是，让我伺候好你白先生，不论用什么手段，只要是能不使你回家，只要是保证你晚上12点以前安全返回军统局，就算我完成了任务，也是对我能否进入军统局的最后考核。如不然，我这回考核便不及格。他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为军事情报着想，更是为党国的利益着想。因为他已得到消息，共匪在你家一带有特工活动，准备将你截住破获我最高军事情报。尽管是纵有龙潭虎穴，可你乃风流之人老情种，不搂搂老婆怎么行呢？处于无奈，戴局长安排我伺候伺候你，只不知，我的味道，比你那天仙老婆会怎么样呢？只怕是不敢相比。可我听说，男人玩女人，总喜欢换人变口味，就像是谁也不喜欢单吃某一种菜某一种饭一样。至于我嘛，只要能使白处长感觉到换了个口味变了道菜也就行了。可我怎么能够想到，差一点让你当成共匪给崩了，也好玄呢！”姑娘娓娓而谈，不由白忠孝不信。¹不做，二不休，鸳鸯枕上解忧愁，纵然做鬼也风浪。白忠孝主意打定，便将衣服裹枪抛向一边，俯身爬下，嘴贴香腮，手触玉峰，便欲行那云雨之事。

姑娘并不避让，只是含笑相嬉：“白处长不只是位老特工，更是位情场老手呢！”

“虽是老手，但谈不上高手，碰上你这戴局长的得意弟子，我确实自愧不如呢！”

“哪里哪里，白处长不只是老手，更是高手。别的不说，像就你那大拇脚趾脱人家裤衩的动作，其他男的也得学好几载呢！像我这样的处女，怎敢同白处长这样的风流老手争高下呢？”

“你是处女吗？你会是处女吗？”白忠孝一边说，一边将嘴对准一座勃起的玉峰，猛吮了一口说，“叫我说呀，处女二字，你早就不沾边了。”

“可我原来是处女呵！两年前我还是真正的处女，为了党国，为了军统，为了特工，我不得已献出了贞操。戴局长说了，女性特工人员为了党国的利益献出贞操，这是她们真正跨入军统之门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成功的起步……你理解吗？”

“理解，理解，我当然理解。”白忠孝说。说话间，他又急着动手动脚。

“急什么？”姑娘娇喘着说，“刚受了表扬，说你是情场老手、高手，这阵儿却变得这般急躁、粗野，就跟那初踏情场的毛小子似的。”

“有意思。你这里所说那些毛小子，他们初踏情场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楞二呆三野，先是傻乎乎呆愣愣的，真玩起来就不同了，跟野牛犊似的，三下五除二就完事了，一点儿也不过瘾。哪像你，挺会揣摸着女人的心理来事呢！”

“那倒不一定，我今天也得当毛小子，当野牛犊，要来个三下五除二。”白忠孝说。

“这又急啥呢？春宵一刻值千金，何必学鸡唤天明。咱们，还是痛痛快快缓缓慢玩吧。”姑娘双手将白忠孝脖子一勾说。

“急啥？我还真想回趟家呢！”

“回家？戴局长不是说了，不让你回家嘛！”

“我只是说想，想不一定会成为行动。想和做，是两码子事。”

“噢，我知道了，我那嫂夫人，一定比我还年轻。”

“没你年轻，她大你整整十来岁。”

“但比我漂亮。”

“十年前可以这么说，现在则不同了，都徐娘半老了。”

“那么，你干嘛搂着我还想着她呢？据说，世上的男人，全都喜欢年轻的女人，就连一切老得都不能动了的男人了也不例外，你能例外吗？”说着话，姑娘侧过身来。

白忠孝情意盎然地说：“但不管怎么说，老婆还是老婆，能长相厮守呢！”

“我们也可以呵！”姑娘说，“等我这次考核合格后，不就进军统局了吗？等我进了军统局，咱们白日在一起办公，夜里在一起寻欢，可不是长相厮守了。”

“但愿如此……”白忠孝喃喃地说。正在这时，白忠孝忽听外面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本能的一把抓过手枪，就那么的只穿个三角裤衩站了起来。与此同时，姑娘也飞身而起，飞快穿上衣裳。

脚步响处，老者悄然出现，他并未带来什么医生，只带了些简单的包扎药物。面对近乎赤身的白忠孝，老者满脸愠怒，但却没有吱声。白忠孝自也尴尬，他右手持枪不放，左手将衣服穿上。穿衣之际，他一摸自己的衣兜，没有摸见保险柜的钥匙，不由大吃一惊。他“悠”地将枪口一转，再次对准姑娘说：“妈的，想不到，你真的是共匪！你这个破鞋、婊子、女流氓，快还我的东西！”

“东西，什么东西？是这个玩意吧！”白忠孝的身后，闪出方才那位老者。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多了一把枪。他右手将枪紧逼

着白忠孝，左手捏着一把明晃晃的铜钥匙说：“给吧，现在可以完璧归赵了。”他将钥匙丢给了白忠孝。他丢钥匙的瞬间，那姑娘的手里，也冒出一把手枪来。

白忠孝脸“唰”地一白，顿时冷汗如雨，他既不开枪，也不捡钥匙，只是哆哆嗦嗦地说：“难道，你们全是共产党？”此刻，他自然已经知道，自己最感可怕的军统最感可怕的党国最感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最高军事机密已经泄密……

“可惜的是，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确是共产党，但是战斗在国民党心脏里的共产党！”老者的言声语调，此刻毫无老迈之调，却满带一种勃勃英气。经验丰富的白忠孝这才看出，老者本是化妆的老者，他甚至都觉得面熟，但一时却难以想起他究竟是谁。他不由轻轻叹了口气说：“唉，大风大浪全经过，没想在小河沟里翻了船。你们动手吧！”他并不开枪，却让老者和姑娘向自己动手。

“那倒不必，如若这样，怎对得起我孙女的‘救命恩人’？更何况，我们要的是情报，而不是脑袋，不是性命。今我们任务既已完成，无妨便交上你这个朋友，请你自己保重。”假老者不无讽刺意味地说。他一边说，一边仍以枪紧逼白忠孝，一边示意姑娘朝自己这边走来。待俩人刚刚挨近，他俩竟一起飞身跃起，猛一踩脚下的地板，那块板“哗”地一转……白忠孝再看时，俩人早悠然不见。原来，这里有个设计精密的暗道。

白忠孝怕中埋伏，不敢去那暗道，但又气愤不过，便将枪口对准那块木板，“叭叭叭”射出几梭子弹。但是，除了木地板上留得几个黑黑的圆圆的弹孔外，别的什么也没见。

“唉，惭愧啦，我愧为党国高级特工，竟误中共匪的‘美人之计’，实实惭愧得很呢！”白忠孝一边自叹，一边将枪口对准自己

的脑门，他想一死了却耻辱。但是，闭目之际，她想起了美丽贤淑的妻子，想起了聪明非凡的女儿，他舍不得妻子，舍不得女儿，舍不得离开这个热闹的世界。这时候，他脑子显得迟钝，动作极为迟缓：慢慢穿好衣服，慢慢捡起钥匙，慢慢跨进驾驶室，慢慢踩了一下油门……

军统局里，正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为最高军事机密的失密，蒋介石大骂戴笠，戴笠大骂手下，他甚至亲手枪毙了五名军统局值勤和机要人员。

……

白忠孝知道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将车开进车库，直奔戴局长办公室。

戴笠似很平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淡淡地问：“回过家了？”这只有十分熟悉戴笠的白忠孝才听得出来，这话语间饱含着讽刺，满带着杀机。

“没有。”白忠孝也淡淡地说。

“说说你所经历的故事的经过。”戴笠接着说。

白忠孝简单作了叙述。

“那么，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事吗？”戴笠语气似更加平静，但这却无异于正式宣判了白忠孝的死刑。

“只想见见我的女儿，并希望戴局长对她多加栽培。有可能的话，让她继承父志，铲除共党，为我报仇雪恨。”白忠孝言语之间，尽管不乏对党国的忠诚和对共产党的仇恨，但更多的则是无比的凄凉和临死前的悲哀。

“可以。”戴笠回答了这两个字以后又问：“还有什么要求？不见你妻子了？”

“不见了，因为我对不起她。”白忠孝眼圈已经发红。